

救野流星

梁羽生著



牧野流星

第一册

羽生 著

牧野流雲 (共四册)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3

字数：950,000 印数：50,000

1988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106-00270-4/I·0028 定价：15.50元

目次

第一册

第 一 回	鬼斧神工开异境 丹心侠骨创新天1
第 二 回	家丑难言宁抗命 门墙羞列岂寻仇21
第 三 回	石窟宗师留秘籍 林中情侣觅亲人41
第 四 回	深入石林求秘籍 敢凭宝剑斗魔头58
第 五 回	前路未知徒怅惘 故园遥望独彷徨86
第 六 回	巧得腰牌入虎穴 敢凭硬骨斗狼兵107
第 七 回	一曲悲歌吊知己 十年隐痛隔幽冥128
第 八 回	岂有明珠投暗室 错将奸贼当亲人149

第 九 回	何惧群魔唯奋战 却嗟知己最难求170
第 十 回	险遇荒山崩雪浪 相逢古寺起风波191
第 十 一 回	惊听琵琶来怪客 戏倾杯酒折强徒212
第 十 二 回	解难分忧助镖客 同仇敌汽结良朋233
第 十 三 回	情意暗藏难自白 深心结纳有原由254
第 十 四 回	帐里香飘奇扑朔 瓜田李下惹嫌疑275
第 十 五 回	酒后未消豪侠气 灯前方识女儿情296
第 十 六 回	身世难言徒自苦 情怀愁锁倍堪怜314

第一回 鬼斧神工开异境 丹心侠骨创新天

“临异境，林石滴奇峰。万笏朝天惊鬼斧，千岩竞秀诧神工，人在画图中。”

——调寄“望江南”

森森剑戟千峰立。怪石奇岩，千姿百态：如雄鹰展翅，如骏马扬蹄；如高僧入定，如西子捧心；有的孤峰拔起，如笔峭；有的群峰阵列，如帐屏连。远看如有千万铁骑，披甲待发；近看则似刀林剑树，毕露锋芒。

这是不知多少个千万石笋构成的一片石林。是云南省路南县素有“天下第一奇观”之称的石林。

据说(近代地质学家的研究报告)这一高原地带，远古原是一片海洋，以后地壳变动，海底变成陆地，这些风姿绰约的巨石，正是当年海底的岩石，在逐步露出海面时，受海水冲刷而成。后来海枯了，石烂了，就变成了这一片千姿百态，瑰丽无俦的石林。

一个满脸风尘的中年书生，正在缓缓走近石林的入口。形容虽有几分憔悴，却掩盖不住他那精光四射的炯炯双眸。

他走近石林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头顶一块悬空的大石上题有“天开异境”四个朱笔红字，书法遒劲，不知是那一代名家所题。两旁大石，一边刻的是“大气磅礴”，一边刻的是“鬼斧神工”。望入“林”中，但见怪石嵯峨，星罗棋布，布成了恍如万户千门。令

人既是憧憬林中的奇景，又是隐隐觉得有点可怖。书生心里想道：“徐霞客游记中曾有诗云：石林万户千门闭，不亚武侯八阵图。若然没有当地土人向导，切不可孤身擅入。看来不是夸大之辞。”

他沉吟片刻，终于还是步入石林。

林中景色，果然是想象不到的奇丽。但见曲径通幽，石廊相接。潜瀑暗流，在纵横交错的石罅中缓缓穿过，但闻水声，不见溪流。踏入石林深处，就似进入了一个地下迷宫。这书生转了几转，已经不辨南北东西了。

“天开异境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书生想道：“可惜此际我却是无心游玩。”

原来他并不是为寻幽探秘而来，他是来找寻一个人的。

正当他走到一处光线黯淡的乱石丛中，浮想连翩之际，忽觉微风飒然，突然有一个人从他背后跳出来，一抓就抓向他的琵琶骨。那人出手之后，方始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中年书生沉肩缩肘，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身形半转，就凭肩头一沉一转的力道，把那人带过一边。可是他却没有回答那人的问话。

那人的手指刚刚触到他的肩头，就给他用上乘武学中的“卸”字诀化解了攻来的力道，一抓抓空，不觉大吃一惊，情知遇上高手，忙再问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你不说，可休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中年书生恍若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脚跟一转，竟然转回原位，背向着他。

那人一声长啸，心里想道：“只要我能支持片刻，师父一来，便可无妨。”他已知道对方乃是劲敌，下手便不留情，一招“排山

倒海”，双掌同时劈下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。名实相符，掌力的强劲，果然是有如排山倒海。

中年书生反手一挥，使的是一招普普通通的招式，“玄鸟划砂”。单掌之力抵住他的双掌。那人刚猛之极的掌力竟是不能向前推进一步，但也没觉得对方的反击之力。试了两招依然试探不出对方路数。陡然间，只觉对方那股抵住他的力道消失于无形，身体失了重心，不由得脚步一个踉跄，几乎跌倒。

那人身手也是溜的敏捷，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，身形一飘一闪，方位立变。回过身来，竟不救招，反取攻势。右掌向外一挂，左拳翻起，一招“羚羊挂角”，击向敌手面门。

中年书生似乎也没想到他这拳法变化得如此精奇，轻轻说了一个“好”字，双手忽然贴住膝盖。

这一下变化更是大出那人意料之外，按说他的拳势如此凌厉，对方若不招架，必定就要闪避。那知道中年书生却是把双手垂下，既不招架，也不闪避。这霎那间，倒是令他不觉怔了一怔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中年书生双掌一扬，迅即左掌抚拳，躬腰一揖。只听得乒的一声，那人已是给他的拳头打着。

可是这一拳看来虽然来势狠狠，着体却是毫不疼痛。那人呆了一呆，啊呀一声叫起来道：“你、你是二师父么？”原来中年书生刚才打着他那一招，乃是点苍派的“请手式”，别的门派，“请手式”只是表示礼貌，只有点苍派的“请手式”可以用来伤人。这人在八九岁的时候，曾在点苍门下，跟这中年书生学过入门的功夫，深奥的功夫尚未学到，“请手式”则是会的。

中年书生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华儿，你长得这么高了，武功也大大长进啦！”

此时他们已经站在比较明亮的地方，中年书生定睛一瞧，只见眼前这个少年，面貌已是和小时候大不相同。但却是越看越象他的好朋友孟元超了。中年书生想起了孟元超，想起了孟元超的爱侣云紫萝。如今孟元超是下落未明，云紫萝则已长眠地下。不由得心里一酸，强自忍住眼泪。

这少年**重逢**欢喜非常，抱着中年书生叫道：“二师父，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大师父好吗？”

原来这个中年书生乃是“点苍双煞”中的段仇世，这个少年是他的徒弟杨华。杨华所问的“大师父”，亦即是段仇世的大师兄卜天雕，则早已在七年之前死了。他死的那天也正是杨华被他们的仇家掳去那一天。

杨华发觉师父的神色有些不对，心中隐隐感到不祥之兆。连忙问道：“二师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和我说吧。”他想不到分开七年之后，师徒忽地重逢，这霎那间，一幕幕的往事，不由得都从心头翻起。

回忆的幔幕拉开，最先出现的是一幅灵堂惨象，他的父亲杨牧是个名武师，不知为了什么，一天晚上，忽然自缢死了。他对父亲的印象甚是模糊，在他的记忆之中，父亲似乎也不怎样疼他，偶而对他表示亲热，也总是当着母亲的面，好象是有意做给母亲看的。他虽然不懂事，小小的心灵还是感觉得到的。不过父亲死了，他当然还是难过的，尤其那一天灵堂发生的事情，他更是忘怀不了。

“好凶的姑姑！”回忆的第二幕就是母亲和姑姑在灵堂吵架了。母亲给姑姑赶跑，接着有一个不速之客到来，把他从姑姑手里抢了去。这个人自称是他父亲的好朋友。不过这个“宋叔叔”却对他很好，他带他去找寻母亲。

母亲没有找到，在半路上他又给两个人抢去了。这两个人就是后来变成了他大师父和二师父的卜天雕与段仇世。大师父相貌凶恶，起初他很害怕，但大师父对他可比宋叔叔还好，他也就喜欢他了。他也同样喜欢二师父，二师父除了教他武功，还会教他读书写字。

回忆的最后一幕是在点苍山，二师父不在家，大师父不知为何受了伤，和他一同住在一个姓凌的伯伯家里养伤。那晚发生的事情，现在想起心中忧有余怖。

那天晚上他在睡梦之中给人惊醒，原来不知是什么时候有四个一模一样的人闯了进来，正在和他的大师父打架，凌伯伯则已躺在血泊之中，发出惨厉的呼叫。

他不知道大师父后来怎么样，因为那四个人（后来他才知道是滇南四虎）把他交给一个道士，那道士抱了他就跑下山，跑了很远很远，他还隐隐听得山头上的高呼酣斗。

那道士对他很凶，说他的父亲是反叛朝廷的大贼，他很奇怪，父亲若是“反贼”，为何没有公差捉他，他还记得父亲出殡那天，还有本县的县官前来送殡。那道士一路上虐待他，他几次要跑又跑不掉。直到碰上现在的师父方始解除苦难。

回忆飞快地一幕幕从脑海中闪过，忽听得段仇世一声苦笑，将他从回忆中拉了回来。段仇世苦笑说道：“你大师父的事，我慢慢会告诉你的。还有许多事情我都要告诉你。不过现在你可先得带我去见你的师父。”

杨华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二师父，原来你已经知道了，我正想禀告你呢。”

段仇世笑说道：“我当然知道。你的师父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已经找了你们七年了！”

话犹未了，忽地又有劲风飒然，来自身后。段仇世反手一勾，那人一托他的肘尖，骈指如戟，便从肘底穿出点他穴道。段仇世叫道：“好惊神指法！”沉掌一握，双方电光火石似的分开。杨华方在叫道：“两位师父，你们不是，不是好——”“朋友”二字尚未说出，段仇世和那个人已是手拉着手，哈哈大笑。这人不是别个，正是杨华现在的师父丹丘生。

段仇世道：“恭喜你练成了失传的惊神指法，又收了好徒弟。”

丹丘生笑道：“你的绵掌功夫也练得很不错呀。依我看来，比你从前练的毒掌还要强呢。至于说到徒弟，嘿嘿，这是我间接抢了你的，你是不是来兴问罪之师？”

段仇世笑道：“你把他调教得这样出色，我感激你还都来不及呢。不过你为何不在崆峒山，却搬到这儿来住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这地方不好吗？”

段仇世道：“好虽然是好，想象中神仙的洞府大概也不过如是。但却害我找了你们七年都找不着！”他心里正是有一个闷葫芦想要丹丘生为他揭开。

丹丘生道：“咱们到里面说话。石林中风景最美的地方，你还没有看到呢。华儿，你去取酒来。”

段仇世跟着丹丘生钻过几个幽暗的山洞，忽见眼前豁然开朗，只见峭壁下面一个小湖，湖边野花杂开，幽香扑鼻，峭壁上题有“剑峰”两个隶书大字，湖边一块石头上则题有“剑池”两个较小的草书字体。剑峰上透下天光，令湖光更增潋滟。花枝低低，从峭壁上横伸入湖，湖中花树的倒影和石峰的倒影构成了绝美的画图。段仇世赞叹道：“此处果然是世外桃源，怪不得你乐而忘返了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相传明代的大侠张丹枫曾在此峰练剑三年，日常在湖中洗剑。故此峰名剑峰，池名剑池。”

段仇世道：“名山胜地，更加上这段侠士的传说，那是更足令风景生色了。咦，这边还有一座石碑呢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这是黄道周写给徐霞客的一首七言古诗，后人将它刻为碑记的。张丹枫的传说未必可靠，这座诗碑却是不假。”

黄道周是明末在南京殉国的忠臣，徐霞客则是大旅行家，两人志趣不同，事功有异，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段仇世道：“黄徐二公都是我所仰慕的先贤，这座诗碑倒是不可不读。”当下拂拭残碑，读那首诗：

“天下骏马骑不得，风髯雪尾走白日。天下畸人癖爱山，负铛泻汗煮白石。江阴徐君杖履雄，自表五岳之霞客。鸢肩鹤体双瞳青，汗漫相期两不失。事亲至孝犹远游，欲乞琅玕解衣织。万里看余墓下栖。担囊脱屣鹭鸟啼。入门吹灯但叹息，五年服阙犹麻鞋。贵人驿骑不肯受，掉头毕愿还扶藜。”

段仇世叹道：“一个是忠臣，一个是高士，事功不同，但都是毕生从事于实现自己的志愿。他们的这段友情，也足以垂式千古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听说你结交了一派反清义士，这些年来，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，我虽不能追随君后，亦是颇以有你这样一位朋友自豪呢。想必你是以黄道周自期了。”

段仇世说道：“我的朋友中倒是不乏黄道周这样的人物，我却是不足道了。和老朋友我是不会说客气话的，丹丘兄，你听来的那些关于我的消息，其实十九乃是耳食之言。我虽然结交了一些反清义士，但这些年我实是一事无成。说起来我还是要

羡慕你呢。”

丹丘生苦笑道：“我有什么值得羡慕？”

段仇世道：“你在这世外桃源，安享人间清福，还不值得别人羡慕么？”

丹丘生叹口气说道：“你以为我是在这里享福么？”段仇世诧异道：“我只道你是象徐霞客那样，踏遍了天下名山，最后选择这洞天福地定居，莫非你是另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不错，我正因为迫不得已，方在这里匿居的。”

段仇世颇感意外，问道：“是谁迫你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我得罪了掌门师叔，又不见谅于同门，如今已是崆峒派的弃徒了。”

段仇世吃惊道：“你是崆峒派最杰出的人物，脾气在常人眼中看来，虽然怪僻一些，我相信你也不至于犯了什么太大的过错，他们怎的如此绝情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我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过错，错就错在不肯同流合污。”说到这里，语气已是显得颇为愤激。

段仇世道：“可是为了你救华儿一事引起的么？据我所知，华儿是给你的一位不肖师弟串通了滇南四虎，从我的师兄那里抢去的。后来听说你曾替掌门师叔执行戒律，把这位不肖师弟逐出本门。”

丹丘生说道：“原来这件事情你已经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就不用我和你再说了。不错，我是曾为此事，被掌门师叔怪我擅自作主。不过，我之所以不见容于同门，却也并非只是为这件事情。”

段仇世道：“那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丹丘生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家丑不可外扬。段兄，你虽然是我
的好朋友，请恕我也不便对你详言。”

丹丘生这样说了，段仇世自是不便追问下去。转过话题问
道：“那么你是为了不愿意见到同门，才躲到这里的吗？”心想以
丹丘生那么高傲的性情，不见于同门，甚至无辜被逐，那也难怪
他要伤心遁世的。

丹丘生道：“不是我要躲避他们，是他们要我把 我 置 之 死
地！”

段仇世听了此话，不禁骇然。这才知道丹丘生所受的委屈，
有更甚于被逐出门墙者。便由于这是丹丘生的“家丑”，他固然
不愿详言，段仇世也是爱莫能助。

丹丘生苦笑道：“现在你该明白，我为什么不让你知道我的
消息了吧？我是怕你为我打抱不平！”

段仇世道：“贵派之事，外人自是不便干预。但令师叔似乎
并非不明事理之人，我是否可以替你设法疏通？”

丹丘生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段兄，你的盛情可感。但这件事
情，你最好还是别要多管！”

段仇世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我也知道你这个忙我是帮不了
的。但你就甘愿终老此间了么？虽然这里是世外桃源，人间仙
境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不甘愿又怎么样，我是认命了。这地方本来是
有人住的，三年前我找到了这个地方作为隐居之所，还因此结了
一个仇家呢？”

段仇世道：“那是何人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三十年前，有个横行天下的大魔头，名叫孟神
通，想必你会知道？”

段仇世道：“听说他是和前辈武学大师金世遗同一代的人，两人曾经几度交手，互有胜负，后来死在女侠厉胜男的剑下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不错，孟神通的故事，武林中人大都耳熟能详，不过他虽然死了，却还有一个姓阳的徒孙，苦练他传下来的修罗阴煞功，恐怕就少人知道了。”

段仇世不禁又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说的那个仇家，就是孟神通这个徒孙吗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正是。他收了几个徒弟，霸占石林，准备重开门户，与各大名门正派争雄。为了他的修罗煞功尚未练得大成，恐怕泄漏风声，是以不但不许外人踏入石林，附近的土人，也都遭了他的毒手。”

段仇世心道：“怪不得找不到土人作为向导。”说道：“这妖人如此可恶，换了是我，我也要把他除掉。”

丹丘生说：“可惜我还不能将他除掉。但也幸亏他的修罗阴煞功尚未练成，我才能够将他逐出石林。”

段仇世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还得提防他来报仇了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当时他给我伤得不轻，大概还得三年方能恢复功力。”

段仇世道：“他会不会跑去与你的同门勾结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这个我想大概还不至于。崆峒派虽然出了若干不肖之徒，勉强也还算得是名门正派，怎会和这个作恶多端的妖人勾结？这个妖人生怕别人知道他是孟神通的徒孙，想来也不敢去找崆峒派的。”

段仇世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显然仍在担心。

丹丘生忽道：“段兄，你若是一定要帮我的忙，我倒有一事请

托。”段仇世说道：“那你说吧。你的事情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丹丘生笑道：“也用不着你赴汤蹈火，我是想请你既作黄道周，又作徐霞客。”

出语突兀，段仇世听得莫名其妙，不觉怔了一怔，笑道：“我是做不来黄道周，恐怕也做不来徐霞客。徐霞客踏遍天下名山，我那有这许多余暇。”

丹丘生笑道：“我不是要你云游四海。你且听我先说一个徐霞客的故事。”

“有个和尚名叫静闻，据徐霞客所记，他‘禅诵垂二十年，刺血写成法华经，愿供之鸡足山。’明末崇祯年间，徐霞客与他结伴同行，至湘江遇盗，和尚被打落水，擎经于顶，一页不失。幸而那强盗只谋财，不害命，徐霞客被劫后，与静闻一路化缘，至广西南宁，寄榻于崇善寺。静闻病死。后来徐霞客携他的骨灰与血写的法华经，间关五千余里，终于到了鸡足山。经供之‘悉檀寺’，骨灰也埋在鸡足山，并为之立塔。完成了朋友的心愿。”

段仇世赞叹道：“如此交情，真可说是生死不渝了。”

丹丘生道：“徐霞客有‘哭静闻禅侣诗’六首，写在‘悉檀寺’的经舍壁上，我那年游鸡足山曾经读过，可惜如今只记得两首了。我念给你听：

‘鹤影萍踪总莫凭，浮生谁为证三生。护经白刃身俱戮，守律清流睡不轻。一篲难将余骨补，半途空托寸心盟。别时已恐无时见，几度临江未肯行。’（原诗有注云：江中被劫，上人独留刃下，冒死守经，经免焚溺。’

‘同向西南浪泊间，忍看仙侣坠飞鸢。不毛尚与名山隔，裹草难随故国旋。黄菊泪分千里道，白茅魂断五花烟。别君已许携君骨，夜夜空山泣杜鹃。’（羽生按：此两诗见《徐霞客游记补

篇》)

段仇世击节赞道：“好，至圣至情，真是好诗！”

丹丘生说道：“我见弃本门，又结强仇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死在此地。臭皮囊我是无须劳你作骨灰携返老家的了，但我写的崆峒武学发微，却是花了半生心血，研究本门武学的一点心得，敝帚自珍，在我来说，是等于静闻和尚珍视他用自己的血写成的法华经的。”

段仇世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原来你是要我象徐霞客那样。他替静闻送到鸡足山，你要我送给何人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我死后请你把我的遗书送给我的掌门师叔，若然他也死了，就送给继位的掌门人。你愿意吗？”

段仇世笑说道：“此事不过举手之劳，但你胡为出此不祥之言，说不定你会长命百岁，我还死在你的前头呢！”

丹丘生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素来豁达，何必忌讳一个死字？你现在没病没痛，三个月内，不会死吧？”

段仇世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那也说不定啊！”

丹丘生正容说道：“段兄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，你走的时候，我就把这本书给你，请你务必替我了结心愿。”

段仇世见他如此郑重付托，只好说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，你的同门——”

丹丘生已知他的心意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错，我被逐出门墙，同门对我不好，但毕竟还是同门。崆峒派的武学，总不能落在异派妖人手里？”

段仇世道：“你何不传给华儿，让他将来归还本派？”

丹丘生道：“我和你一样，都是并不重视门户之见的。但我